



劉向新序卷第六

刺奢第六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  
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  
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  
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躑兮六轡沃兮去不  
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  
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  
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  
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

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  
亡

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  
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寃暴施於百姓  
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  
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不可得  
也紂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錘  
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  
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

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  
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  
畫王之土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  
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  
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  
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  
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  
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  
起臺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

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

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

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

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此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

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  
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  
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  
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  
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  
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  
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  
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  
無多歛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  
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  
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鞅  
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鞅已食三世矣  
今徙是宋邦之求鞅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  
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  
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  
池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  
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  
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  
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

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容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糝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柰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間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劉向新序卷第六

劉向新序卷第七  
節士第七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爲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  
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  
爲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  
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  
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  
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  
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



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

之曰末之命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

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于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予身故遏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

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爲  
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遏之子曰王子  
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  
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  
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  
僚惡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  
季子曰爾殺我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  
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  
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  
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  
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  
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  
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  
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  
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  
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  
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  
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劍致  
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

子以劔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劔兮帶丘墓

許悼公疾瘞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飭粥嗑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

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弃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爲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

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爲魯侯公子盼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盼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虵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虵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

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機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

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虵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栢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吳爲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

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爲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

大夫子滿子虎帥車五百乘子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

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輓軌也故孔子曰大輿無輓小輿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

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拙其取彌拙子罕之所寶者至矣昔者有鮓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贛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在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贛曰嘻先生何病也



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贛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邪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已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弃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上客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  
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  
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  
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  
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  
妻子皆有飢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  
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  
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  
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  
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

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  
微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飢寒之憂猶不  
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况其在富貴乎故子  
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  
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  
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  
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  
闞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  
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

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  
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  
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  
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  
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  
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  
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  
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  
爲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  
女于楚與懷王歡爲藍田之會屈原以爲秦不  
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爲可會懷王遂會果見  
囚拘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亦知  
群臣諂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群讒之口復放  
屈原屈原疾闇王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爲非以  
清爲濁不忍見于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  
原曰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獨聞之  
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冷  
泠更事汶汶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  
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

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  
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  
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  
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  
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  
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  
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頸而死于  
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爲父隱  
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  
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  
之罪當死又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  
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  
不與下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  
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  
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  
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  
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  
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  
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爲能聽

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藉汙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虵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虵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

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  
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  
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  
則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  
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  
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  
月號呼暮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  
郊誰之求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  
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  
焚死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  
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  
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  
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  
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  
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  
哉此之謂也

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  
者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

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飢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族目三鋪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族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爲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车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

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潔之正也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于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弃其蔬而立槁死於

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公孫杵臼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晉趙穿弒靈公趙盾時爲貴大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爲弒君屠岸賈者幸於靈公晉景公時賈爲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趙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賊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目

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



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  
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柰何杵臼曰立孤  
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  
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  
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櫟匿山中嬰謂諸  
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  
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  
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  
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  
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

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爲趙氏孤  
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  
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冑者  
爲崇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  
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  
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  
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  
君繆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  
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  
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

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

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祀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

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為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

時以武為移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大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夏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鐵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匈奴給

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  
義歸武漢尊武以爲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劉向新序卷第七

劉向新序卷第八

義勇第八

陳恒弑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  
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  
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  
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  
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  
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  
之欲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

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爲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携劔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

踵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劔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鈎

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綬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佛盼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

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單

田單中牟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

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寒衣將就鼎佛

盼脫屣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

單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

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

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

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

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弟勝之叔父也

勝怨楚逐其父將弒惠王及子西惠王亦子西之姪惠王之

叔也欲得易甲人名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

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

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敢也

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弒子之君而

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

內其劍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爲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後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絜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強

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  
於國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  
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  
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  
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  
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旣懼何不返莊善曰  
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  
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

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  
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  
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  
者之勇也

知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  
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囂之見殺也謂御  
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  
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  
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  
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



將往依之反而死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芊尹文者荆之歐鹿羸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拙弓於鞬援矢於箛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父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

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  
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  
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  
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母沒爾家  
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  
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  
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  
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劉向新序卷第八

